

张元济、冒广生、顾颉刚等关于 《门簿》与《廉泉录》的题跋

文 津 叔 儒 学

《门簿》和《廉泉录》是研究清代官场生活的有关历史资料。《门簿》是清朝官吏放在家门，供来访亲朋登录姓名的簿子，其性质相当于今天各机关传达室的来客登记本。《廉泉录》则是清朝官吏自记收入俸禄以及亲朋门生馈赠银两数字的账簿。这里引用的《门簿》，是清末沈曾植于癸卯年（1903）由外务部员外郎简授江西广信府知府时留下的遗物；《廉泉录》则是清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汪鸣銮自记从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初五日至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初二收入银两数字的账本。前者系顾廷龙先生得之于废纸堆中，后者系潘承弼先生二十年代购获于书肆，赠与上海合众图书馆。后者原无书名，顾廷龙先生装订成册后，由张元济先生定名为《廉泉录》。廉泉盖对贪泉而言。史称晋吴隐之曾任广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贪泉，世传饮之者其心无厌。隐之至水上，酌而饮之，因赋诗曰：“石门有贪泉，一啖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张元济先生把汪鸣銮的这本账簿定名为《廉泉录》，意谓今日除俸银米折外，皆非居官者所当得，然衡之当日，情似未允，故定此名。据汪鸣銮在《廉泉录》中自记，从光绪十一年九月至次年六月的十个月内，凡得一万零五十一两八钱又银元八枚。但其俸银米折全年仅三百十三两

六钱，由此可知他所接受亲朋门人的馈赠，为数匪细。称之为“廉”，似亦未允。

这两种资料，是五十年代初，顾廷龙先生请熟悉清代掌故的冒广生先生根据亲身经历，题写长跋，又请张元济、顾颉刚、商笙伯、潘承弼诸先生各写跋语，顾廷龙先生自己也写了跋语，遂使其史料价值，豁然轩露，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廉泉录》跋语中所写：“冒鹤亭先生一跋，为之疏通证明，使人恍然于生活之所资，读之快绝。”现将这两种资料的部分内容与诸家题跋，整理哀录如下，以飨研究清代官场生活者参考。

一、关于《门簿》

《门簿》系用特制的纸张。封面左上端印有《门簿》两大字。封面正中书有“年岁次癸卯新正吉立”字样。来客登记用的纸张，每面印十二栏，每栏竖行登录姓名与住址。每页鱼尾上方印“门簿”二字，下印“琉璃厂东门外桶子胡同龙文斋柏”字样。部分登录款式如下：

廉老爷(印)泉	寓北半截胡同云南张宅
武老爷(印)瀛	寓本街
朱老爷(印)玉润	寓校场五条南头路东
汪老爷(印)鸿基	寓贾家胡同
汪少爷(印)锡珍	寓同上
左老爷(印)绍佐	寓十间房 丐阳店
唐老爷(印)浩镇 济	寓本街
冯老爷(印)桂芳	寓椿树三条东头路北
夏大人(印)孙侗	寓校场头条
赵老爷(印)从蕃	寓校场五条商州馆

周老爷(印)兆祎	寓本街
余都老爷(印)诚格	寓兵马司中街
赵老爷(印)鼎咸	寓西河沿肖山馆
刘老爷(印)兆桐	寓金华馆
王老爷(印)舜成	寓太仓馆
全老爷(印)龄	寓齐华门南小街羊易宾胡同
曾老爷(印)述荣	寓潘家河沿兴宁馆
朱老爷(印)馥	寓小沙土园路东
刘少老爷(印)蔚仁	寓矿路局
邹大人(印)福保	寓烂面胡同南头
凌老爷(印)万铭	寓永光寺西街

清末，会馆对北京居民的住房问题，起过一定的作用。戊戌政变六君子中的康有为住南海馆，谭嗣同住浏阳馆。上引《门簿》登录二十二人的住址，其中有五人住在会馆，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现将诸家题跋，抄录如下：

张元济题跋

世人知有蓝皮书、白皮书，不知前清京师时尚有黄皮、红皮两种本子。黄皮者，今报房每日印售之《京报》，所载为当日之“宫门钞”明发谕旨，暨发钞京外臣工之章奏，后改名《谕摺汇存》。红面者，京官宅子之《门簿》。阁人记每日来访之客之姓名、住址及来访之原因，或见或否，有时并及其官职及与主人之关系，以备酬答之用。二者均为居官者每日必读之物。是为吾郡沈子培（曾植）先生宅中之《门簿》，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先生方官外务部，卜居于宣武门外上斜街，旋即简授江西广信遗缺府。出京赴任，道出天津、上海、扬州、九江、南昌，沿途所

记，可以窥见一时之人物。吾友顾君起潜得诸故纸堆中，持以相示，留阅数日，因记数语归之。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海盐张元济。时卧病已一年又十月矣。

冒广生题跋

右光绪癸卯沈丈子培家《门簿》。丈以是春由外务部员外郎简江西广信府知府。簿中人姓名当日在京而今尚存者，惟余与唐蔚芝（文治）、汪仲虎（曾武），在赣而今尚存者，惟沈鲁卿（璘庆）、商笙伯（言志）五人，余皆物化。时隔四十九年，几成点鬼簿矣。中国礼俗，尚于往来。老辈于寻常宾客，若过五日不答拜，则谓为不敬。此《门簿》之设之所由来。而于婚丧祝寿，尤极重视，不通庆吊者，等于绝交。其通者，除远道以函谢外，无不踵门。不似后来以踵谢帖付邮，或并谢帖而无之也。军阀时，驺卒厮养，一旦踞高位，庞然自大，直不知来而不往之非礼。名为民国，其官僚气习乃更深于君主之朝。然相体相皮，尚属于一身之细事，至有关于一代典章及一姓兴亡者，实实系于是年。略为记于后，以谗来哲。往时，京朝官往还，率皆师生、同年、同乡、世交、亲串。无故而奔走权门者，有之，则众目为钻营，不幸为御史风闻，则将登之白简。是以百尔勤于职务，而无奔竞之风。盖编检开坊榜下主事补缺，非有十余年至二十年之资，即有大力，不能上下其手。虽奔竞亦无所用。除遇陵差、馆差（《实录》、《会典》、《方略》等），可保举其劳绩，然非恒有之事。故平时往还，不过亲无失亲，故无失故云尔。自西狩銮回，怨于外侮，遂于癸卯年（1903）首设商部，次巡警部，又次则裁各旧衙门，改设各新衙门，而奔竞之风成矣。最后成立之商部，其始用人，尚沿总理衙门成例，由各衙门保送司员考试，俟引见记名，乃得与奉调人员并用。他部则概由调用，无考试者。时长商部

者，为贝子载振，长巡警部者，肃亲王善耆，各喜用留学生。留学生新自东洋归者，侈言运动，日足迹于王公亲贵之门。王公亲贵缪博开通之名，来者不拒。于是大庭广众之中，“运动”二字，洋洋盈耳。久之，亦见怪不怪而决坊破觚。向时京官非一二十年不能开坊补缺者，至是遂有新留馆之编检与郎中、员外及外省候补道府，均可躡取丞参，各省候补、候选知府以下人员，一经调部，可补实缺之郎员主。甚至有临时捐一职衔而亦借补司务者。吏部即使不裁，文选司亦等于虚设。御史某参某部所保候补参议四人，一以势进，一以财进，一以色进，一以谗进，又参所调某巨公之子面目姣好，真言之丑而不可道者。驯是以往，廉耻道丧，贿赂公行，革命党人乃有行贿以攫取一镇新军之权者。上以是求，下以是应，曾未十年而国祚以斩。《易》曰：“履霜坚冰”，至《诗》曰：“谁生厉阶”，观于一《门簿》之微，而风气变迁所关实为至鉅。簿今藏合众图书馆。菊生先生（张元济）既为题记，顾君起潜（廷龙）嘱余更缀一言，书此归之。疚斋冒广生，年七十有九。

商笙伯题跋

簿中所列贱名，大约系沈培老（曾植）任南昌知府时。余以候补知县稟谒，为号房所记耳。壬辰（1952）农历一月初十商笙伯。

二、关于《廉泉录》

《廉泉录》系用一般纸张。每面分上下两截，每截划分为十栏。栏外标明月日，栏内直行登录馈赠者姓名与馈赠银两数字（下半截空白）。每页鱼尾上印“广聚财源”四字，下印“一本万

利”四字。部分登录款式如下：

九月初五日周海鹤	二百
初六日奎辅臣	五十
初七日王符吾	一百
初八日杨芷亭	四十
善星源	一百
李达泉	二百
初九日陶铨生	一百
王荫甫	三百
十三日秦西垣（长庚）	二百（库）
金翊臣	一百
刘承宽	一百（京）
十四日沈子衡	五百
十八日吴星初	一百
十九日杨海珊	五百
廿一日乔春溪（有年）	一百
廿二日许子曼	一百
廿三日李游塘	二百
廿四日梅少岩	三百
廿五日郭介臣	一百
茅仲若	一百

现将诸家题跋，抄录如下：

张元济题跋

顾起潜既得此账，以眎冒鹤亭（广生），鹤亭为撰长跋于后。非身历其境者，固不能言之亲切若是也。以今言之，除俸银米折外，皆非所当得者，然衡之当日，情似未允。起潜复嘱余题数字

于简端，余何敢貌为苛论。爰定此名，冀稍副其实耳。壬辰夏五月张元济病中倚枕书。

冒广生题跋

往时京官俸给甚微，全恃外官同乡、同年、亲戚、门生接济。其夏季曰冰敬，冬季曰炭敬。外官以召见或引见，来者出京则留别敬，皆视其人所处地位及平日交情，以分厚薄。从八金起至军机王大臣千金止矣。门生初见曰贽敬，非初见而从外来曰宜敬，三节、两寿曰节敬，曰年敬，曰祝敬。从二金起，若五十金至百金，则哄传一时，人人艳羨。此册为钱塘汪柳门侍郎师手书，记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九月至十二年（1886）丙戌六月收入之数。除九月非送冰炭敬之时，而所入为至多。师止一女，嫁常熟曾孟朴，当为是年各处寄来喜分，此外则前所举诸名目也。师是时已开坊，观其所记俸银，两季为一百五十两，俸米折银六两八钱，全年计为三百十三两六钱。八口之家，非得前项以为接济，如何事畜？则此非贪泉时代性为之也。合众图书馆得此，嘱为跋语，以资谈掌故者之助，漫书归之。至册中所记，有库平、漕平、京平、京松诸色。晚近钞券通行，白银已废，阅者或苦于不知，则当时京师通用者为京平，足色纹银，每两合后来银元一元五角。库平、漕平，大于京平，而京松最小，每百两少于京平二两，亦异时食货志所应及者也。壬辰五月八十叟冒广生疾斋病废书。

顾颉刚题跋

钱塘汪柳门（鸣銮）先生，暮年既以直言黜于朝，息影吴门。颉刚髫髻之岁，饱闻其名，又频睹其所书榜联，心窃慕之，

恨未得亲接其人也。身后藏书散出，亦得数种，恒抚以自怡。合众图书馆受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赠书，多先生旧物。姻丈潘景郑先生得此册，亦付馆藏。起潜叔取以见示。则先生所记，始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初五日，迄十二年（1886）六月初二日之收入，距今垂七十年矣。冒鹤亭先生一跋，为之疏通证明，使人恍然于当时生活之所资，读之快绝。按先生是时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阶从二品。其先历任陕、甘、赣、鲁、粤学政，又典豫、赣、鲁乡试，故多门生馈赠。此册所记不足十个月，凡得一万另五十一两八钱，又银元八枚。其所受于国家之禄养一百五十六两八钱而已。依先生自记，祝敬得九十六两，节敬得一百零六两，其数颇寡，容有脱注。要之，特贻者为多。其五十以上，五百以下，度皆外官来京者之所赠也。九、十两月得六千三百七十四两，占全部收入几三分之二，冒丈猜测为嫁女所得之喜分，是固非常例。其余八个月收入三千五百二十余两，平均月可得四百余两，即年可得五千余两，殆当时侍郎一级之正常收入乎？以俸米所入较之，仅得百分之三。吁，可悲已！事有当时视之为寻常琐屑之务，而后世遂成极不易知之史实者，京官生活，其一端。非柳门先生记之于前，景郑先生宝藏之，鹤亭先生说明之于后，安得存其厓略耶！册中人名，今所可知者，同辈有许振祎（仙屏）、吴大澂（恪斋）、陆润庠（凤石），门生有宋伯鲁（芸子）、李盛铎（木斋）、及赵舒翹、张鸣歧等，不备赘。壬辰九月顾颉刚记。

潘承弼题跋

郎亭（汪鸣銮）藏书，早经流散。其宋元本归乌程蒋氏“密均楼”，余悉归杭州蒋氏“凡将草堂”。当民国十五六年间，其后人改建故宅为梧村，悉举所余售诸市肆。余无意中得其手写日记、信

稿、书目、书画目及同门题名录、杂抄等若干种，此其一也。经年藏诸篋笥，亦有散失。曩岁归里，检所存各种携赠馆中，俾与“凡将草堂”赠书剑合永保。此册盖郇亭手录当日亲友门生馈赠银簿。起潜姊丈以其可备掌故，特手为装治成册。以冒鹤亭、张菊生两先生均出郇亭之门，鹤亭先生熟谙旧闻，且曾身历其境，因请捃摭故实，系以长跋。跋成，张菊生先生定名为《廉泉录》。按吾馆所藏郇亭丛稿均冠其别字，此册应亦增“郇亭”二字，以资识别，籍便检查焉。壬辰五月晦潘承弼记

顾廷龙题跋

郇亭任试学差者六：

同治九年（1870） 陕甘学政

光绪五年（1879） 江西正考官，江西学政

九年（1883） 山东学政

十七年（1891） 山东正考官

二十年（1894） 会试副总裁

记之以便读者省览。此册得诸家题识，顿觉增重，可见零星记载，俱属史料，特视保存者与参考者如何处置耳。龙记。

附记：这两种资料都是林其铨同志向顾老廷龙借用，复制供给本刊整理的。特此致谢。

名	劉承憲	臺石
名	沈子衡	俱石
名	吳呈初	臺石
名	楊何綱	俱石
名	楊子侯	臺石
名	孫子男	臺石
名	李德辰	武石
名	梅子英	臺石
名	郭介臣	臺石
名	茅竹云	臺石

《廉泉录》书影

趙老爺	印從著	寓本街
周老爺	印兆祥	寓兵馬司下街
余都老爺	印誠格	寓西河作肖山館
趙老爺	印鼎成	寓金華館
劉老爺	印兆桐	寓太倉館
王老爺	印愛茂	寓普華西河街
全老爺	印齡	寓潘家河作興館
曾老爺	印述榮	寓山必在園路東
朱老爺	印敬	寓礦路局
劉老爺	印蔚仁	寓爛趙胡同南頭
鄒大人	印福保	寓永光寺西街
凌老爺	印萬銘	

《門簿》书影